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二十二回 弄風沙潛蹤滅跡 秦虞侯畫影圖形

話說袁武四人，正找不出大路，卻遇裡保，認他是護送軍兵，指明路徑。四人爭走，找上大路，果見兩岸土山，中間是條走路，山上俱有樹木亂石。鄭天佑道：「路便找著了，不知他們在前在後？不要過去了，我們在此空等。」袁武聽了，忙低頭審看，又走了高處，看了一番，招他三人近前，說道：「你看草上露水未乾，他們一起馬步軍卒、扛抬人眾若過去了，草頭地土必被馬足蹂躪。今毫不傷損，是不曾過去。你們可依我計較，須做三處等他到來。」用手指著前面樹林，對王摩說道：「你在此處閃立，見馬軍到來，即突出砍殺。」又指著中路亂石處，對鄭天佑說道：「你藏身此處，衝出殺散民夫。」又指著後路，對爰動說道：「你只在此截住步卒，不容他上來。我只在此看你們動手，助些威勢吧。」王摩聽完，便自去等候。鄭天佑、爰動因驚疑不定，說道：「我們只得四人，若聚在一處，並力夾攻，才有照應。怎麼前後分開？倘或眾寡不敵，豈不誤事？」袁武笑道：「我自幼熟習陰符，今雖小試，豈無妙用？你只依我，管教成功。」二人聽了方才歡喜，遂各自去。袁武見二人去了，即除下巾幘，將角兒打散，披在脊背，撮土為香，暗暗禱祝了一遍，即右手持劍，左手捏訣，向正東上連吹了三口氣，道：「日出掩其光，大地盡包藏，姜公遺敕令，孰敢不遵行！」又將兩足搭成丁字模樣，團團踏轉，卻踏的是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，是八門遁甲。遂又念道：「六丁護衛、六甲守蔽；勿啟勿傷，吾托非細。」一時踏完，自己立在中間。

此時正是一輪紅日初升，只見東北上遠遠的人聲馬嘶，俱望土山走來，不一時進了山口。一隊馬軍，撲刺刺先往前走，中間就是危顯、秦虞侯，並民夫銀兩，後面就是步卒。

這王摩忽見秦軍到來，忙將韁繩一縱，直突出來，提著三尖兩刃刀，截住去路，大喝道：「金頭鳳王摩在此邀截銀兩，及早棄下，饒汝殘生！」

這馬軍忽見有人截路，吃了一驚，卻見他獨自一人，又騎匹騾子，便大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強賊！那怕你金頭鐵頭，諒你一人，怎敢劫取！」說罷，一齊圍住，刀砍斧劈，槍刺棍打。王摩全不畏怯，大吼一聲，與眾人殺起。爰動便在山口截住步卒，一時前後殺起，吆喝連天。鄭天佑便在呂間鬧動。縣尉、虞侯並眾人見前後俱有強賊，一時大驚，不敢抵擋，將銀兩棄下，跑在馬步軍隊裡，吶喊助威。袁武見了，忙將劍一指，只見頃刻紅日無光，一陣黃沙俱望官軍面上撲來。又一陣狂風，直刮得兩岸土山吃屹搖動。風吹在石縫裡，一似鬼哭神號，只嚇得眾官軍一時魂消膽裂，俱各手軟無力，卻被王摩砍翻了幾個下馬。鄭天佑、爰動也殺死幾名步卒民夫。眾官軍並民夫見不是聲頭，只簇擁縣尉虞侯，皆四散逃出。逃走得遠了，方敢住腳，回頭看著土山，一團黑霧迷空，眾人只叫得苦。

袁武見官軍已去，遂走下山來。只見三人俱在那裡劈開銀桶，向腰間亂塞。袁武忙止住道：「在此做了驚天動地的事，傷了多人，不久便來追趕，只可空身遠去，怎麼取得銀兩！」王摩道：「若不貪這銀兩，又來做怎麼？」鄭天佑、爰動齊說道：「正是王摩哥哥說得有理。」袁武細細說知就裡，回到原立之處，使三人掘下深坑，將這些銀桶盡行劈開，只見每錠上俱鑿有秦檜名字，搬入土坑中；四人分取了一桶，藏在身邊；將土泥蓋好。袁武又走踏了一遍，道：「我這般藏遁，暗有六丁看守；雖有鬼神，亦不敢擅動分毫。且上了白雲山，然後來取用。」只見土泥俱長，蓋得如舊。四人走了下來，卻不見了騾子，袁武道：「我正要他不見，才沒認識。」遂一齊乘著沙土瀾漫，急走而去。

這危縣尉、秦虞侯並眾人逃得遠了，你我一看，俱被土沙污面，衣帽歪斜。危縣尉只扶定馬鞍，戰抖不住。眾軍忙與他拂沙整衣。定息了半晌，才看見土山內風止沙息，紅日當天，忙著人進山去打探。馬軍推步軍，步軍推民夫，俱不敢進去。推了半晌，縣尉與虞侯發怒，坐落民夫進去。民夫沒奈何，只得捨命遂次挨入。到了山中，見東橫西倒，殺死多人；再看銀兩，俱被打開，盡皆盜去，全沒餘剩，即來報知，危顯、秦虞侯聽了，驚喜道：「還是造化。若是走遲，豈不喪命！」遂一齊進來，看了這光景，不勝跌腳道：「不知有多少強人，就劫得這般乾淨！」眾人道：「並沒多人，只得三個人來。」秦虞侯道：「怎三個人，你們為何不用力抵敵？」眾人道：「他三個人，我們怎得怕他。怎奈一時，風沙迷目，地動天搖，身不由主，故此逃出。」又有的說道：「三個人，只是這騎黑騾子的了得，自稱名姓。」危縣尉忙問道：「你可記得他叫什麼？若是記得，就好著地方緝獲了。」眾人想了半晌，道：「他騎著黑騾，白淨圓臉，劍眉環眼，戴首虎頭鬚額，左右雉尾，喊叫『金頭鳳王摩』。」秦虞侯道：「這個便是賊頭，自然有些本事。怎麼天也湊他的巧，颳起這陣風沙，傷了這些人？」眾人道：「今早五更出門，滿天星宿，日色初起；入山爭鬥時，俱是晴明。不知怎麼就起風沙，天日俱暗。往常變，也沒恁般快速。如今想來，這王摩不但有本事，只怕還有妖術。這風沙是他弄來迷倒了人，將銀兩劫去。」秦虞侯道：「果然不差，王摩實是個妖人。」危縣尉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屬那州縣管轄？」眾民夫道：「這土山是兩邊高，中間低，路徑曲折，往時原是難走，叫做潑皮塹。昔日有個火牛泉，十分兇猛，力敵萬人，占住了前面一座不昧山立寨，帶領嘍囉，夜間打家劫舍，日裡來潑皮塹邀截過商，官軍不敢奈何他。一日來了湯陰縣一個文武全才、經天緯地、孝義馳名的秀才，姓岳名飛，字鵬舉，到東京應試，在此經過，卻遇著牛泉截路。牛泉自恃勇力，卻無智謀，被岳飛擒住。因愛他勇力，不忍加誅，叫他改邪歸正。牛泉不勝心服，即便散夥，做了岳飛跟隨，回到汴京。岳飛考中了頭名狀元，如今大元帥宗澤帳下隨徵。自從牛泉去後，這潑皮塹甚是難走，誰知今日又出了強人。這裡是瑞州管轄。」秦虞侯道：「如今只著人報知州裡相公，在地方失盜，要他緝獲。」危縣尉點頭，即查點殺死軍卒十二名、民夫五名，〔劫去〕金銀十萬貫。又吩咐道：「且尋左近鄉村住了，著人去報。」遂一齊起身。

走不一二里，只見許多村人俱望著一座高山走去。縣尉見了，不勝動疑，因著人去問。去不半晌，便來報導：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如今相公不必申文書報州官，銀兩俱有下落了！」危縣尉、秦虞侯聽了，不勝驚喜問，道：「如今銀兩在那裡？」這人道：「小人方才去向人，俱說不昧山打倒了妖魔。這妖魔是王摩？眾人俱到山中去，如今正在那裡打著。」危縣尉、秦虞侯並眾人，忽聽見打倒王摩，不勝大喜道：「我們快些趕到山中，叫眾百姓不要將他打壞，只留活的，慢慢審問，要他招出餘黨，方不使銀兩散失。」遂一齊望山中趕來。

到了山中，只見果有千百鄉人，俱圍立一處，後面的挨擠不上。馬步軍便一齊作起威勢，喝著眾鄉人道：「山東秦樞密解銀兩相公在此，快些讓路，休打壞了妖魔！」眾人只得閃讓。遂走入中間，只見有許多男婦，披麻掛白，在那裡哭泣，並不見有什麼打倒的妖魔。正要問人，卻抬頭看去，只見山洞口橫躺一件魚般不大（大小）少見的东西，旁邊堆著新死人屍首，洞內白骨如山，穢氣難聞。危縣尉一時不知就裡，著人去喚了一個鄉民來。說道：「這件怪物，不知何年生長，何日飛來。忽於前年四月八日夜間，在這山中吐出五色毫光，結成佛殿，架起金橋，接過潤來；橋上俱有紅燈，直至半夜方散。一時哄動村人，俱說西天活佛搬到東天來，救度世人。自此家家吃素，人人念佛，要上西天。終夜隔澗觀望，直守到次年四月八日，果又顯靈。一時這些老齋公、老道婆，俱爭過橋去見佛，到了橋盡處，再沒個回來，人盡說昇天成佛而去。成了年年規矩。故此遠近村鎮，好道吃齋的，便預先在家中做好事寫遺囑，棄子孫來走橋上西天。昨夜正是四月八日。眾姓俱來走橋。不期來了三、四個人，內中一個帶著弓箭，被他連射兩箭，將橋上紅燈射滅。一時橋斷，將這些橋上的人，俱跌入澗水中淹死。眾人恨他，正要拿住吵打，被他走了。眾人直亂到天明，走過澗來看時，卻見這怪物死在地下，兩枝箭在他眼中，正不曉得是什怪物，什麼緣故。故在此觀看，有的領認屍首。」危縣尉、秦虞侯聽了，忙近前去看，你道這怪物是怎個模樣？但見：

非龍非蟒，非怪非妖，非龍而且龍形，非怪而實似怪。竊天地之精華，吸日月之光彩。心靈性慧，架樓閣於空中；智巧機深，造漁梁於水面。哄男騙女，作坎離交媾之功；吸水食精，補先天洩氣之用。誰知惡貫易盈，不道孽深終墮。雖則假手於人，實乃邪

不勝正。今日跌倒山前，卻是一條妖蟹。

危縣尉細細看明，才知是錯。因對鄉人說道：「此物爾等鄉人如何曉得？我常博覽群書所載：雀入淮水為蛤，雉入大海為蜃。他能吐氣，常在海邊結成縷閣橋樑，橋樑是他長舌，亮燈是他眼睛，門戶是他齒牙；若有人誤上橋去，他便一口吸入腹中，頃刻消化。此乃妖蟹，你們誤信是佛，飽其口腹。幸得射死，除了一方之害，你們怎麼怪他！」因又說道：「從來正能勝邪。這個能射死妖魔，必是有些正直。如今這人在那裡？」眾人聽得，驚驚喜喜道：「我們昨夜因是不知，一時錯怪了他。他騎著一匹騾兒，想是過往的人。」秦虞侯聽了，忙問道：「這騎騾的生得怎個模樣？」眾人道：「黑夜間卻看不明白，除是到證果鄉去問，敢怕有人認得。」危縣尉道：「他那裡怎麼認得？」眾人道：「有人傳說曾在店中買麵點吃。」

危縣尉、秦虞侯聽了，忙撥轉馬頭，投入證果鄉來，住在土谷神祠內，即拘喚了裡老來，說道：「我是山東縣尉，奉著秦樞密相公〔鈞旨〕押解銀兩進京。今早在前面潑皮塹中，被強人劫去銀兩，殺死多人，實是地方大事。聞得劫銀大盜，在爾鄉內窩藏，可速供出免罪。」眾裡老聽了，方知是在此遇盜，便跪稟道：「小人鄉中，俱係良善守分居民，信心念佛，並不為非，窩藏盜賊。」危縣尉笑道：「怎推得這般乾淨？現有指稱在你鄉中買麵食吃，你去喚那開麵店的來，便有著落。」裡老道：「只不知是那一家吃的？」危縣尉道：「你去一總喚來。」裡老去不多時，便同了十餘人來稟道：「村中往日，原沒賣點食，只因昨夜人多熱鬧，故此開張，賺些錢鈔過日。但出入人多，又無色認，怎曉得那一個是強人？」危縣尉道：「話是說得有理，只為有因。昨有一人騎著騾來吃麵食，可是有的？我今也不難為你們，只要說出這個人的面貌，生得怎個模樣。若是相同，我就好挨查緝獲。」眾人聽了，遂你推我說，便推出一家來道：「昨夜實有一人，同著三個到小人家吃麵，小人也還認得。」遂將面貌說出道：「誰知今日人說射死妖魔的就是他，以後便不曉得了。」危縣尉、秦虞侯聽見面貌果是相同，即說道：「我今失去銀兩，事非小可，你既認得親切，又是地方的事，可作個眼明人。我這裡圖形挨緝，他在此往來，必是近地村人，容易緝獲。」遂叫人鎖了這店家，一面備文書申報近府州縣，一面飛報秦檜失去銀兩，一面著居民尋了畫匠，畫了王摩許多面貌，並示條，著人張掛。各村鎮挨村挨裡，逐家具結。危縣尉不敢耽擱，遂自帶人進京覆命。秦虞侯只得在神祠內，著人挨緝。

一時四處鄉村皆掛得有形貌示條，又家家具結，遂結到馬靨家來。這馬靨叫做刮地雷黑瘋子，是關外人。當初，他爹娘一日在山中砍柴，忽被烏雲驟雨，雷電狂風，一時二人不能相顧，各自躲避。他娘躲入山岩隙內，不期走入一人，身且龍形，宛如人相，昏迷交媾。人去後，風雷雨止，回家得孕，遂生下他來，不兩年他父親亡過，母親撫養，央人替他取名馬靨。自小強橫，到了大來，一發長成得德賴。你道他怎個模樣？他生得：

頭大面圓，一塊額顛橫突出；身長力大，兩雙怪眼直睜圓。鼻孔撩天，氣出有如煙管；洪聲震地，行動實類奔牛。一張闊嘴，上下齒牙皆獨骨；兩個硬拳，左右手腕是一〔根〕。性烈拔山扛鼎，交情誓死同生。一味言慙性直，不知者盡道瘋顛；滿腔義重情真，知我者俱稱俠漢。喜結弟兄並酒肉，捨此無他好；仇恨奸佞與貪夫，以外皆平等。上關氣數降星辰，下報前冤生惡煞。

這馬靨力大性凶，無人敢犯；幸喜孝順老娘，再不違逆。在左近地方，挑賣私鹽，養活老娘。不期被人嫉忌，不敢明做對頭，暗去出首，被做公獲著。被他半路行兇，逃脫回來，又殺了仇家，背著老娘連夜逃走，到河南瑞州境內九達裡住下。見人吃的是淮鹽，問明了路徑，到楚州、江州一帶地方販賣，藏在家中；他便占了十數座村落，不許人買食官鹽。他挑得起五百斤重擔，半月往村中挑賣一次，其餘只閒在家，買酒肉來孝順老娘，遂打造兩把鑲鐵板刀，每把重四十斤，磨洗得潑風似快。常在酒後向空地處將兩把板刀使動，叫人拋石，俱打不入去。遠近鄉人，知他勇力，他也不甚生事。過了多年，他老娘已是七十整。因聽見佛到東天來度人，遂絕了葷酒，終日念佛。馬靨再三苦勸，要娘吃葷酒，娘不肯，只得順從，已是吃了兩年。馬靨只不敢在家中吃酒肉。

這夜老娘要來走橋上西天見佛，馬靨沒奈何，只得背了娘來，歇在澗邊。見橋上有兩行亮燈，照得四處明亮，因想道：「打滅了，娘便沒去。」便要搶上橋去打燈。忽見騾背上掛有弓箭，忙一手撈來射去，恰巧打滅了一行，不勝快活。正要再射，卻被王摩討去，也射滅了一行。這妖蟹久具靈通，哄騙了多少男女下肚，正然快活。不期被他二人俱係星煞轉世，一時制伏，不能變幻，故此射死，頃刻昏黑。馬靨十分快活，要見這人，忽聽見娘在水中叫喚，喜得在水淺處，一徑背回，馬靨只不敢說出緣故。到次日早，人來說是妖蟹變幻吃人，昨夜被人射死山前，他老娘方才驚喜不被妖蟹吃去。馬靨才敢說出是同人射死。老娘歡喜道，「虧得這人帶有弓箭，又肯相助，若得見他，謝聲也好，只不知他叫甚名姓？」馬靨想了半晌，才想著道：「恁地怪嘈亂，耳根內叫喝王摩。馬靨要去認他，背駝老娘。便沒閒去。只今去尋他個著。」正待出門，忽有一陣本鄉里保走來，叫馬靨寫結。馬靨一時不知就裡，裡保細細說出緣故，又拿出圖形來。馬靨忽聽見說是王摩打劫了銀兩，如今挨家具結，要捉他處死，便先嚇了一跳；再看了圖形，便十分不快道：「兀突好人，射殺呆鳥救老村牛嚼遍。恁是劫銀，干你們鳥事，來尋他做對！灑家自不識認字畫，可知他銀兩，敢怕枉地剝來，叫他去些，也沒直恁地！離了窩巢，管不得灑家，叫他跳躲，莫來尋苦吃！」說罷，只氣忿忿睜圓兩眼看著門外。眾人曉得性子德賴，忙走在活路上，說道：「你既不認字，我眾人代你寫了去吧！」遂一陣跑去。馬靨道：「若不嚇老娘，只叫他卸腳！」轉身入內。老娘問道：「你在外面說些什麼？恁地嘴臉，和誰鬥氣？」馬靨道：「馬靨並沒同人使氣，卻聽了要捉那射箭的人，不由惱悶壞！」遂將眾人說話述知，道：「只漏風叫他遠飛，才得快活。」自此留心，到遠近鄉村去聞撞。

且說那夜楊么同押差也來看上西天，將人打開，回到店中。次早即同押差起身，一路無話。遂走了多日，才到地頭。正要打點投到見官，不期一應官員，俱出門迎接詔書。卻是道君年老，因見四方多事，將大位傳與太子。太子登基，是為欽宗。遂大赦天下，除十惡之外〔唯十惡〕永不赦免。眾官接了詔書。即將一應軍犯，查點釋放還家。兩個押差得了這個消息，忙與楊么商議，將殷向赤送他的銀兩，去上下使費，然後解進。遂不細問，准放還家。

楊么買酒，托他捎信與父母。然後別過，找尋到生身地方，細細訪問。誰知年代久遠，訪問了幾日，才訪問得父母俱亡。有人指出埋塚，急到塚上，擺羹設飯，號哭了一番。遂在塚前草地上睡了幾夜。因想道：「我此來雖不能親見爹娘，卻曉得爹娘人土，也不枉走這一遭。前日臨行，撫養的爹娘，慮我到此不歸，如今不可在此耽延，使他懸念。」遂又哭拜了一番，依舊一路回南。便走過幾個村頭市鎮，穿越了數座州城。他雖歸家心切，卻有一點宿念在胸，見了此形勝山川、人煙湊集之處，必要留連頓宿。暗暗留心。

一日走到一個村中，因見天色尚早，不便尋歇，遂向前急走。不期被店內一個火工看見，忙趕出街來，一把拖住道：「好客官呀！從來一次生兩次熟，前日在我家歇宿，並不曾怠慢，怎今日過門不入，倒去照顧別家？」楊么抬頭一看，因想了一想，便立住道：「開店人果是好眼色。我見天色還走得二、三十里，想趕前面宿頭，你既是這般說，也不爭這幾里路，我想起有話問你。」遂一同走入。吃完了酒飯，因問道：「我那夜在你家，去看上西天的人。正看間，霎時昏黑，被鄉人吵散，次早起身。不知這些人，可有幾個到西天去麼？」火工道：「客官再不要提說上西天，我今已是餘生，不然也被他吞吃。客官你不見我當日，面皮熬得臘查也似黃，說話全沒力氣，手腳俱轉換不來；如今吃了酒肉，說話也響亮了好些；做起事來，手腳也沒有那等不快捷。」楊么聽了，笑道：「你怎麼生了退悔心，謗邊佛法來？想是西天路遠，地獄路近，你要走近路了。」火工道：「不是不是，我今實對你說知。」遂將妖蟹假變、射死、劫銀兩、畫影捉拿，細細說出。楊么聽了，不勝暗暗驚異了半晌，道：「可知這劫銀兩的姓什麼？」火工道：「我聽得有人說姓鳳、姓金、又說姓王。你明日到前面去，各處俱有示條圖形。」楊么聽了，便不再問，遂入房去睡。因想道：「我記得那夜有人射箭，眾人喝打，我去趕散。又在近處失了這些銀兩，莫不就是這起人麼？」一時想來想去，再睡不著，道：「明日前去，自有明白。」次早出門而走，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無心遭算計，有意遇良朋。